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照新志 第五卷

秦檜既殺岳氏父子，其子若孫皆徙重湖閩嶺，日賑錢米以活其命。紹興間，有知名士知漳州者，建言：「叛逆之後不應存留，乞絕其所急，使盡殘年。」秦得其贖，令笱付岳氏知而已。士大夫為官爵所鈞，用心至是，可謂「狗彘不食其餘」矣。不欲顯言其姓名，以為薦紳之玷。明清前志紀孫仲益童子之年對東坡先生之句，始得之仲益之從子長文，雲其家世居毗陵之洛社，蓋仲益之先人教村童於市中，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時也。案仲益以辛酉生，是年八歲矣。近觀周益公仲益之集序雲，得之於葛常之立方所著《韻語陽秋》，且辨之雲：東坡自南海歸時，仲益已年二十一矣，當是元豐乙丑自汴過常州時。東坡自黃州內徙，未始至洛社，而海南歸，終於毗陵。由是而知葛、週二說皆非，當以長文之言為正也。

東坡先生南遷北歸，次毗陵時，久旱得雨，有裡人袁點思與有一絕雲：青蓋美人回鳳帶，繡衣男子返雲車。上天一笑渾無事，從此人間樂有餘。書以呈東坡。坡大喜，為之重寫，且以手束裹之。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。點字思與，後登第，仕至朝請大夫，以名字典郡云。〔「字」字疑訛〕

仲彌性並，淮上知名士也。登第之後，諸侯交辟，久之，得通判湖州。楊娼韻者，以色藝顯名一時，彌性感之，誓與偕老。韻以誕日嘗作醮供，彌性為代作醮詞云：身若萍浮，尚乞憐於塵世；命如葉薄，敢祈祐於元穹。適屆生初，用輸誠曲。妾緣業如許，流落至今。桃李半殘，何滋於苑囿；燕鶯已懶，空鎖於樊籠。隻影自憐，寸心誰亮？香爐經卷，早修清淨之緣；歌扇舞衫，尚掛平康之籍。伏願來吉祥於天上，脫禁錮於人間。改往修來，收因結果。辟繡織履，早諧夫夫婦婦之儀；墮珥遺簪，永脫暮暮朝朝之苦。人之所願，天不可誣。仲楊故事雖甚親切，然贖寫甚矣，尋即俱去。適王承可缺為郡守，與之啟雲：方將歌別駕之功，聞已泛扁舟而去。已而興大獄，彌性坐廢二十餘年，逮秦檜殂，始獲昭雪。繼而入丞光祿，出守蘄春，以疾終於淮東儀幕。

嘉祐末，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，而能人言，號曰海哥，銜耀於市井間。豪右左戚爭先快睹，亦嘗召至禁中。由是纏頭賞賚，所獲盈積。常自聲一辭雲：海哥風措。被漁人下網打住。將在帝城中，每日教言語。甚時節、放我歸去？龍王傳語，這&~YWGV;思量你，千回萬度。螃蟹甚恓惶，鮎魚尤憂慮。李氏園作場，躍入池中，不復可獲。是歲，黃河大決，水入都門，壞民室宇數百家。已而昭陵升遐。

熙寧辛亥壬子聞武侯李〔「聞」疑「問」之誤，又明本「李」作「事」〕，忘其名，以供奉官為衡州管界巡檢。一日，捕盜入九疑山，深歷巖洞，人跡罕到，忽瞻絕嶺，路窮不可上。徘徊民舍，遙見嶺中間有青煙一點，了然可辨。指以示村民，雲：居常見之，但不知為何人所燎，樵夫牧子皆不能到也。李侯識其處，歸以告同姓李君彥高者。李君業文，志未就，嘗以養生不死為意，每聞有方士異人，必訪之，與遊處者皆此類，恨未有得也。聞侯言，頗喜。即裹糧，假侯所與同行從者一人，往詣之。至其所，則獨尋路望青煙處，攀緣藤而上，嶮危備曆。忽得平地，有草堂三數間。叩門而入，見一老人燕坐其中。忽睹李君，驚相謂曰：何為至此？此非人跡可到也。李揖前，敘以久慕仙道，聞所聞而來。老人笑揖，與之坐。李問老人姓名。曰：吾唐末人，因離亂避世，隱曆名山，來此亦三五十春秋矣。姓邢氏，名字不必問，吾亦不欲聞於世。李意其為邢和璞，問之。則曰：非也。因問李曰：吾避世久，不接人事，聞今國號宋，不知天子姓氏，傳代幾幾，年號謂何？又指面前二小池，仍有竹筒作刻漏狀，曰：從來甲子日辰，吾盡知之今日乃何日。所不知者國姓、年號耳。李因盡告以熙寧天子姓號，傳序年月。仙老頷之而已。李又問：仙翁居此既久，曾略下山乎？曰：從來此，凡三因取水到半山下，他時未嘗出也。因叩以仙經道術要訣。則曰：此當修養自到，難以口耳傳授。但以修心治性，凡為人倫、慈愛、忠孝事告之。李不得問，糧盡乃歸。又數日，即為五日糧裹之而去，復至其所。其人笑喜問勞，李遂留五日。復叩之，則告以吐納鍊養之事。每坐語倦，則援瑟鼓之，其聲韻非世間之音。李絕不能辨其曲操，但覺草堂中逡巡如驚雷怒濤之聲，既罷，而餘韻不絕也。左右凡四窗，皆長。幾上文史如世間書，李竊視之，皆墨字天篆古文，間以朱字，如刊正校讎者，李皆不能曉。五日糧盡，又歸。歸數日，又攜五日糧以往，仙翁復笑延之如故，漸無間矣。李復叩之，遂以內丹真訣語之。李所說如此，恐其別有得，亦不傳也。因謂李曰：吾以天上校對天書，自有程課，不須復來，恐妨吾事，吾亦不久徙居他處矣。李問以窗間道書。雲：此皆仙房所著天上書，凡係仙籍，皆與分校勘。此吾所校，已則歸之，別給他書也。因贈李十二詩，臨行又書一絕，皆天篆古文，李初莫能識。其後竟不復往，莫知所之也。李得詩凡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隸篆者討尋十八年，方盡識十三篇，遂以傳世。李今在衡、汾、湘間，頗有所得，但人無知者耳。羅君言如此。羅善篆，親授於李君天篆本摹之，許他時見贈，因默記十三篇，手錄示予，雲：此湘潭羅仲衡所記云。詩列於後。

其題雲《詩贈晚學李君》。

虛皇天詔下仙家，不久星橫借客槎。壁上風雲三尺劍，林前龍虎一爐砂。
行乘海嶼千年鶴，坐折壺中四季花。為愛《陰符》問玄義，更隨驪海入煙霞。
久掩山齋看古經，但矜〔獨蟲換員〕鶴事高情。爐中且喜丹砂死，岩下近聞朱草生。
堪鄙塵寰馳妄理，莫教流俗聽希聲。清溪有路無人識，獨弄滄浪一濯纓。
詰曲川原幾裡深，偶尋巖壑在前林。長懷萬古典墳樂，果稱幾年泉石心。
將著道經延白日，偷收岩藥化黃金。山中欲訪逍遙客，為報白雲深處尋。
人稀境靜絕塵埃，野客尋源或到來。怪石結成真洞府，亂山堆就假樓臺。
久窮至理難期老，獨放真機學未該。得共山翁話虛寂，不妨岩下且徘徊。
翠微堆&~YWGV;隱雲煙，石擁藤蘿小洞天。常篆丹符驅木魅，每呼山鬼汲溪泉。
養成玉座千年石，煉過河車九轉鉛。記得潛虛真伴侶，出門爭贈買山錢。
秋景澄清物象希，山家沉寂俗難齊。常聽嶺瀑連雲瀉，時有林猿隔岫啼。
月黑笈明靈武動，夜寒囊破蹇驢嘶。收身已脫人間世，贏得煙蘿在處題。
丹雘初伏櫃方靈，萬里蓬壺第一程。神室不封添夜火，金砂新浴煉真形。
稚川筐&~YWGV;藏丹訣，《鴻寶》方中檢藥名。既得仙人小龍虎，便尋根本到長生。
旋滴岩頭石&~YWGV;泉，研硃將點洞靈篇。只看壁外數千卷，勝走人間三百年。
何事役心求妙友，便須窮理到真仙。竹關鬆徑逍遙境，雅使山翁悠意眠。
眼前龍虎實紛紜，說破丹砂世莫聞。故脫衣冠尋舊隱，便將猿鶴入深云。
閑編野錄前朝事，靜校仙經古篆文。滿腹分明惟自識，塵寰誰認紫陽君？
無言隱几閉鬆局，萬古襟懷獨自靈。筆研特鋪三卷篆，彈冠嘗動一簪星。
青童去擲南山朮，野客來尋北帝經。天道不須窺牖見，滿門山嶽自青青。
山家何物是知音，也勝人間枉用心。學就萬年龜喘息，習成千歲鶴呻吟。
沖和久養通靈獸，關節常調不死禽。獨對翠微誰更問，鼎分三足伴光陰。
世事功名不足論，好乘年少入真門。渾如一夢莊仙蝶，況是千年柱史孫。
須向《黃庭》分內外，不交《周易》秘乾坤。他年陵谷還遷變，家住蓬瀛我尚存。
外一絕雲：

日轉蓬窗影漸移，羅浮舊隱別多時。瀛州伴侶無消息，風撼岩前紫桂枝。

靖康元年，金人初犯京師，種師道為宣撫使，李伯紀以右丞為親徵行營使。伯紀命大將姚平仲謀劫賊寨，數日前，行路皆知之，敵先為備。初出師，以為功在頃刻，令屬官方允迪為露布。忽報失利，上震驚，於是免伯紀，師道亦罷，復建和議。汪彥章《靖康詔旨》云方會之文，非也。今列於後：

臣聞天生五材，自古無去兵之理；武有七德，聖王以保大為先。蓋中國之撫四夷，猶上穹之統群物，必春生而秋殺，當仁育而義正。故黃帝神靈，爰親徵於涿鹿。高宗嘉靖，尚遠克於鬼方。夏禹舞乾而格有苗，周宣飾車而伐玁狁。著在前籍，蔚為顯庸。矧當真人之勃興，端慎昌時之全盛。蠱爾羯寇，乾於天誅。猛將如雲，憤四郊之多壘；元甲耀日，赫一怒以安民。爰鋪張於洪休，以明示於德意。恭惟皇帝陛下，勇由天錫，聖本生知。挺表正萬邦之資，擅冠帶百蠻之勢。《春秋》書王者大一統，會茲禦極之年；夷狄聞中國有至仁，盡效充庭之貢。顧肅慎之末裔，為女真之小邦。宜修獻楛之恭，自甘張革之陋。乃連叛將，共縱野心。始盜燕雲之七州，旋陷瀋邢之兩郡。敢踰天險，徑窺日畿。負上皇不賞之異恩，恣其悖侮；意天朝久安而弛備，可以憑陵。驟驅羊群，輒攻雉堞。注飛矢以如雨，僅此射天；倚長梯而侵雲，難於超海。盡矣豺狼之技，屹然金湯之雄。少卻陣以暫休，假請和而驕索，求五府巨儲之金帛，割三鎮難捐之土疆。且質宰臣，仍要帝弟。惟兼憂外夷之生命，深軫淵衷，而曲從近弼之遠猷，勉徇谿欲。其金賊謂我怯懦，愈懷貪婪。斂重賂而弗厭，散輕兵而益聘。蹈籍我郡縣，驚擾我輔邑，虜掠我人民，攷攘我牛馬。發塚取貨，增盛怒於田單；髡髮為兵，渺長思於管仲。神奪其魄，肆耽荒淫，罪通於天，決取殄滅。特遊魂於死地，似絕命於歸途。可破之形，有識共見。臣恪遵睿訓，大整軍容。近越三旬之間，式備六師之眾。威名有素，敢期草木之能知〔明本「知」作「兵」〕；號令所加，庶幾旗幟之改色。數出精銳，分據要衝。擁旄之宿將鼎來，勤王之勇士霧集。正月某日，某官種師道統若干人來；某日，某官姚平仲統若干人來；某官種師中統若干人來，（諸處將兵，排日以列於此，以誇大之。）各懷義概，願爭效命。奮不顧身，古之名將弗過；前無橫陣，誓難與賊俱生。馳逐習而進止閑，約束明而申令熟。禦得其道而咸作使，慮善以動而惟厥時。以戰，誰能禦之；有禮，其可用也。籌運玉帳，無亡矢遺鏃之勞；氣吞沙場，斷匹馬奇輪之返。二月一日，計議已定，部分最嚴。是夜子時，遣范瓊領二千騎，銜枚而西，斲營以入，致群賊之自擾，引大兵而夾攻，殺氣乾霄，呼聲動地。臣於是時，躬帥禁旅，嗣承德音，出榮德門至班荆館，既親行陣而督戰，亦度緩急以濟師。蜚廉效靈，鼓疾風而向敵，回祿助順，扇烈火以燎原。天道甚明。人心爭奮。埽窟穴之盤結，變灰燼於須臾。臣又分兵以解范瓊之圍，遣騎以助平仲之進。疾如破竹，順若建瓴。日逐溫禺，已示染鏑鑿鼓之狀。單于行說，將罹係頸答背之刑。觀獲醜之繼來，信犁庭之可待。其金賊道窮矢盡，糧絕人饑，走未口於白駒〔四庫本作「走尚占於即禽」〕，門猶同於困獸。三日卯時，出師而載戰，圍賊壘者數重。士怒益張，馬逸不止。競執訊而折馘，紛蹂血而履腸。其日午時，某人先遣衛兵三百，易皇弟康王從行之人，出金賊不意，挾康王上馬，由某門以歸。眾智同符，神謀間發。全棠棣之愛，副鵲鳩之求。子儀見虜之誠，斯焉可擬；平原歸趙之計，彼若亡奇。其日申時，某人手刃金賊太子，某人擒獲叛將藥師。剽厥渠魁，垂街張不漏之網；生致反虜，下吏責未酬之恩。凶徒潰而冰消，餘眾驚而鳥散，亟加追躡，寧俾遁逃。寶貨具存，苟息詎慚於馬齒；武威方用，葺弘未議於虎皮。遂收十全之功，何謝八先之略。臣載惟上帝以儆晉迺宋，睿主以昌唐應天。日表龍姿，夙膺神與之異；風聲鶴唳，助成師至之威。豈容小醜之迷昏，未知初政之精厲，臨事而懼，雖有在庭之合辭；惟斷乃成，盡出當陽之獨運。果因多算，遂奏膚功，挽天河以洗甲兵，裂屬國而夷阮谷。受命清廟，方定謀以出徵；飭喜端門，俄大獻而奏凱。火通甘泉而啟文帝，騎至渭水而激太宗。故知王業之難，允發天顏之喜。折隨何而置酒，效豈專於用儒；賀小白而舉觴，請無忘於在莒。臣猥參邇列，愧乏長才。聖謨洋洋，上稟新書之妙；虎臣矯矯，旁資群策之良。不敢貪天以為功，正欲與眾而偕樂。臣無任瞻天望聖、踴躍慶快之至，謹差某官，奉露布以聞。

建炎己酉春，康志升允之帥浙西，辟先人人幕府。時高宗皇帝六飛南幸，先人揣知金敵之亂未已也，辭之。臨行，移書志升，乞備西境，言極激切。是冬，敵騎果至，取道之境，悉如先人之言。今載於後：

某聞及其時而弗思，思之而不及，此天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。先事而圖者，非利害有以見於外，英明有以主於內，則紛滿前，一是一非，何以適從。此賤子輒獻誓言，冀於信察也。自以蒙名公殊遇有日矣，賓筵初啟，首蒙辟置，恩德重大，非特一己知之，士大夫傳以聳動也。昨辭去屬邑，不以為忤，未忍默默以負於門下也。切惟朝廷以錢塘重鎮、東南要衝控扼之地付於左右，拊綏制、置重任、兼而有之。明公虔奉睿意，令以威駕，風馳電駛，懲惡護善，百廢俱起。千里之間，歌頌載塗，杭民圖像以事，晨炷香如供佛、事父母。明公既保令名而與俱矣，則圖惟厥終，所謂公之安危即國家之安危，其可忽哉！某仕於此，為日滋久，覽觀山川，考驗圖史，輒有以為耳目之助，而非苟然也。杭州在唐，繁雄不及姑蘇、會稽三郡，因錢氏建國始盛。請以其西境言之：北有常潤，下連大江，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，蓋相距數百里形勢也。其東滄溟，雖海山際天，風濤豪壯，然海門中流至淺狹，不可浮大舟，匪夷狄能窺。其南則浙江以限吳越。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，虛怯可虞。錢鏐本臨安人，始因宣歙群盜，米直曹師雄作亂，自鄉里起兵，保有臨安，人始因餘姚，至敗黃巢於八百里，威名益振，遂分建八都於兩境，精兵各千人，互相策應。新城縣聖安都，杜稜守之；富陽縣靜江都，聞人守之；臨安縣石鏡都，董昌守之；餘杭縣龍泉都，凌大舉守之；鹽官縣海昌都，則徐友及；北關鎮則劉孟容；臨平鎮則曹信；浙江鎮則阮結。又置都知兵馬寨於龍泉、臨安以為援。建八都堂於府第，日與賓幕聚議。至建霸府也，累世皆大興佛寺於西湖，匪特祈福為觀美而已，實據諸峰之險為候望也。結〔女昏〕宣歙節度使田頔，犄角以備江南李氏。蓋錢鏐本臨安人，又立功起於西境，故知此形勢為盡，惟能保其西境。由今觀之，今昔雖異，利害一同。自餘杭龍泉無五十里，地名霍山，平路如砥，可徑抵城下。龍泉拒安吉、廣德甚邇。今日議者，惟於蘇潤二州，置帥宿兵，不知西境乃先務也。某愚戇過計，萬一敵騎過江，金陵不可攻，豕突直抵安吉、廣德，以搖錢塘，則數百里響動，是邦危矣。伏望台慈，察一方之利害，從邦人之至願，考八都舊跡，別行措置，聞諸朝廷，使金陵、宣、歙與我相為表裏~YWGv，出兵據險守要，事無不濟。餘杭、臨安兩邑土豪，比諸縣最為驍銳，擇其守令，例假一官以鼓舞之，使扼其要路，逾於金湯之固矣。某少游浦中，觀唐睢陽畫像，私切歎曰：此眉宇英威凜然，真足以定睢陽矣，況其胸中哉！今明公文武忠孝，屏翰王室，保斯人以更生，又朝奏夕下，與聖旨相唯諾，何惜建此於朝，而始終錢塘之人也。張睢陽守一城，捍天下以蔽遮江淮，沮遏賊勢。今皇輿新渡浙江，明公能自此郊大振軍聲，連絡江東，挫賊鋒，使胡馬不敢南牧。較事機輕重，張睢陽何足道哉！有《守禦圖》一本，隨以為獻。犯分妄言，無以辭誅。或稍因閒暇，呼之使前，更畢其初說，又幸矣。

曾吉父早歲入館，然平生不曾關陞，以故後來雖為監司、郡守，猶帶權發遣也。□□如州資□□□人縱有罷□□□薦刻自若□□也。吉父為廣西漕，嘗舉其屬吏姓黃者，改官赴部。告行，忽啟吉父云：「有一事久擬奉白，先生早往下關陞，於門生實有利害耳。」曾氏父子每與客言，以資一笑。徐敦立守滁陽，有郡博士葛鎮者，欲上書於朝，大詆王荊公，有云：「乞將王安石之親黨盡行竄謫，使天下後世以為邪說之勸。」以副本呈似敦立，敦立笑云：「度之斥謫不足道，然公卻有利害。」鎮詢其說，敦立笑云：「度乃王氏婿，倘從公言，折了一紙舉狀矣。」鎮赧然而退。二事特相類，併記之云。